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24705  
23 October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2年10月22日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附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71(1992)号决议第5段提出的第二份文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爱德华·珀金斯(签名)

附件

1992年10月22日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

普通照会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并谨附上美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上正在进行的违反人道主义法律情况的第二份文件。这是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771(1992)号决议第5段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780(1992)号决议第1段提出的。

## 附 文

### 美国根据第771(1992)号决议第5段和 第780(1992)号决议第1段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提出的补充资料

本报告补充美国原先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71(1992)号决议第5段提出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上正在犯下的违反人道主义法,包括严重违反《日内瓦四公约》情况的资料。我们尽力避免重复其他国家向我们提供的资料,因为我们预料它们自己会在第780(1992)号决议规定的11月6日限期之前提出它们的报告。

最近从前南斯拉夫发出的报道再次证实有必要进一步开展调查工作,例如应由新设的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要做的那样。例如,记者未能找到奥马尔斯卡拘留营的前俘虏;使人担心这些俘虏的安全。此外,美国不断收到关于强行驱逐的报道。我们强烈认为需迅速调查这些报道,以便获得关于应对此负责的人的确实的资料。虽然采访已经从前南斯拉夫领土出来的难民可以提供宝贵的资料,但国际社会必须在前南斯拉夫境内进行调查,以便得出一幅较完整的全貌。另外需要关于大规模暴行的各种控诉的法医证据。美国将继续积极搜集这种资料,并将继续敦促其他政府也这样做。

美国一旦得到其他的有关资料,将根据第780(1992)号决议第1段进一步提出补充报告。

同美国的第一次报告一样,下列每一项后面的注说明该资料的来源。

前南斯拉夫：  
严重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二份文件

故意杀害

- 9月21日 在特拉夫尼克外约6英里，塞尔维亚部队用自动步枪射击离开波斯尼亚彼得罗瓦茨的难民。一名21岁的男子说，“他们从路旁的树林中向我们射击”。“我车上有四人死亡，三人受伤。”他说他看到五位亲戚，都是平民。9月21日，在Bjelaj被塞尔维亚士兵从家里拉出，并在近距离被开枪打死，他提供了这五个人的名字。  
来自Bjelaj的其他难民说，他们相信在9月22日为止的四天内，在该村有100余男人和儿童被杀。（路透社）
- 8月27日 据来自戈拉日德的一位农民妇女说，克罗地亚准军事部队攻击100余塞尔维亚妇女和儿童乘坐的车队，她当时也在车上。她说，克罗地亚人杀死53人，打伤约50人。她躲在尸体下才得以幸免。她的儿子、随车的两名“塞尔维亚共和国”士兵之一身受重伤但保住了性命。（国务院）
- 8月21日 据至少三名有声望的幸存者说，在特拉夫尼克北面约15英里的Ugar和Ilomska两河交汇处附近，一个称为Varjanta 的地方的一条山间小道上，有200余男人和儿童被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警察屠杀。  
名叫Semir的24岁男子告诉记者说，他是最后一批下车的人之一，“我看见三个塞尔维亚警察站在那里，在他们前面有几大滩血。我当时决定跳下去。我一直滚下山，后来撞到一棵树。我听见上面的枪声约有一小时。尸体从我身旁滚下。有许多尸体。”  
一位31岁的穆斯林“Cerni”讲述了俘虏被拉下汽车的情况。“他们刚一动手，我就跳下来。我用手抱住头朝山下滚。当我停下时，其他人

的身体压在我身上，到处是血。其他人……都在此地被杀死了”。

Semir在此事件中失去一名兄弟和一名16岁的侄子，他说，他认识几名杀人者，因为他们是他老家Corakovo村的人。他特别认出了两兄弟，他们曾参加在Corakovo村围捕这批穆斯林人。

第三名证人在警卫转身同另一士兵讲话时，从山崖跳下。他曾看到一名塞尔维亚士兵几次将枪口放在男人口中开枪。（国务院；《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路透社）

7月24日 一名穆斯林锁匠曾被关在波斯尼亚西北的Keraterm拘留营，他说7月24日塞尔维亚卫队用自动武器有计划地杀死了关在称为三号室的一间屋内的160名男人。关在隔壁房内的该名锁匠和另外三名穆斯林人说，第二天早晨又杀死了另外50名犯人，次日晚又在一堵外墙下继续屠杀。“早晨，他们将用一辆小车收集残肢断体”。（《华盛顿邮报》）

7月20日 一位31岁的波斯尼亚穆斯林难民说，7月20日住在Biscani的所有男人都被从家里叫出，并被迫躺在村中心的沥青地上。塞尔维亚士兵用铁棍打他们，强迫他们唱塞尔维亚爱国歌曲。该村约100名最著名的妇女被叫到一起。在要她们散开时，从背后向她们射击。妇女的尸体在路上放了四天，塞尔维亚的卡车才将她们运走。（国务院）

7月2日 K1juc附近Prhovo村的一名82岁波斯尼亚穆斯林难民称，塞尔维亚士兵来到该村后，把居民赶到村中心，并按一个名单叫出一些人的名字。三、四个士兵然后开始杀害被叫出的人，他们屠杀妇女、儿童和强壮的男人。被挑出来屠杀的人似乎没有一定的标准。士兵最后放火烧了这个村庄。（国务院）

6月 今年6月份被拘留在Kerterm拘留营的一名22岁男子告诉纽约《每日新闻》报记者Roy Gutman说，在三天内，他同其他俘虏埋葬了Priedor南部7个穆斯林村庄约300名男女。从每10名俘虏中任意选出一名告

诉记者他曾受到毒打、拷问或目睹杀人。(国务院)

6月 Prijedor 附近 Hambarez村的一名31岁波斯尼亚穆斯林难民目睹两名 Biscani 村的伊斯兰人被处死。 其中一人是村警局长的堂兄,名叫 Emsoud Aliskovic。 一名塞尔维亚士兵在她面前用斧头砍开他们的头, 然后剥开他们的大腿肉。 之后, 这名士兵还把死者的手脚切断。(国务院)

5-6月 约有2 000至3 000名伊斯兰男女和小孩在Brcko 附近遭塞尔维亚非正规部队杀害。据称,多数人都是在Brcko附近的一家制砖厂和一个养猪场被Seljko Raznjatovic(“Arcan”)和Vojislav Sesselj率领的非正规部队杀害。目击者指出,每次被乱砍乱杀的俘虏多达50名(国务院9月25日声明,《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华盛顿时报》)

5-6月 Alija Lujinovic,53岁,Brcko的穆斯林交通工程师,于5月3日被塞尔维亚非正规部队逮捕-这是在南斯拉夫军队和非正规部队攻打Brcko之后两天。以下是他们的部分描述:

5月3日 领土防卫队队长被士兵在他身上跳上跳下踩死。

5月5日 约有5名士兵在作拘留用的建筑物前的草地上将20-25名俘虏用刀割喉处死。

5月7日 他和其他约1500人被汽车运往Sava河道称为Luka的港口。

他们在此停留了50天,Lujinovic目睹如下:

许多汽车运来一些已经被打死的人,丢弃在仓库中。

Lujinovic自己曾帮忙搬运在夜间遭到鞭打致死的人;尸体被丢到河里。警卫放怀狂饮并服食绿色药片。“然后,他们都疯了。”

他曾看到15具青年男尸,年纪约18-30岁,全身赤裸,阳具破裂。有一名警卫威胁也要用剪刀一样的器具对他施刑。

他看到至少有30人被带到仓库之外的排水沟割喉处死。有几次他看到一名医生割开年少力壮的人的咽喉，切出他们的内藏器官，包在塑料袋内，装上冷冻卡车。有一次，警卫用枪托猛打俘虏脑袋，脑浆四溅。然后他们叫狗吞食人脑。

6月23日 6月23日警卫前来开始呼叫要释放的人的姓名。Lujinovic并不在名单上，但当他走向在以前的工作中认识的一名守卫向他求情后就被释放。他还说，他被释放时，拘留营中的1 500人只有150人生还。(国务院；国会；纽约《每日新闻》)

5月中旬 一名穆斯林难民，屠夫，约40余岁，在Brcko外的Luka营被拘27天。在此期间他看到一名士兵把一名男子拖出建筑物，不久当他回来时，一双手握着沾满血迹的刀，另一双手中提着那人的头。这名难民在奥地利维也纳与美国外交人员讨论食物缺乏的情况--每三天一片面包。他目睹有一名35岁左右的妇女活活饿死。(国务院)

5月 据一名称为Hujca的53岁穆斯林拘留营的生还者说，Omarska 拘留营的塞尔维亚警卫每晚任意挑出七、八名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俘虏处死。受害者共有的唯一特征是他们魁伟的体格。(纽约《每日新闻》)

4月20日 据一个年轻的塞尔维亚妇女的目击报道，一个名叫Adil Umerovic的穆斯林在Goradze街上无故开枪射杀一个塞尔维亚男青年。她说，该塞尔维亚平民戴着手铐，手无寸铁。(国务院)

4月12日 一个从萨拉热窝逃出的穆斯林难民，33岁，职业为机床技师，带着两个小孩，在Banja Luka附近的Manjaca营被拘留了16天。一天，几个警卫在众人面前询问一个母亲。接着，他们当着Manjaca营中其他被拘留妇女的面强奸了该母亲的7岁大的女儿。女孩不久之后死去。(国务院)

4月-7月

记者Roy Gutman从难民处收集到关于集体坟坑的证词:

“一些人在附近的村庄和田野收集邻人的尸体。几个人在一天之内收集到700具尸体,埋进一个集体坟坑。该坟坑在通往Prijeedor镇的路边,Gaj林地的边缘,Eropa旅店附近。”

“在Trnopolje居民点,几乎每间房屋旁边都有一个集体坟坑,每个坟坑内有5、10或20具尸体。”

“在Omarska营存在的三个月期间,每天有10到20人被杀。他们的尸体被运到下列矿区埋葬,有的尸体曝露在外:Jezer露天矿场,Tomasica老矿场,Ruvac新露天矿场,Mededa坝附近的湖。”

“目击者估计,约有3 000 - 5 000人埋在Prijeedor镇周围的一个集体坟坑里,该坟坑在Koricanska Stijena,位于Koricani村附近,在Skender Vakuf镇到Travnik镇的路上。”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陆军侦察队有一天目击约750人被埋葬。他们的尸体被挖土机推进原属炮兵阵地的掩体和壕沟。被杀害的人包括新俘平民和来自Prijeedor, Banja Luka, Kljuc, Mrkonic Grad, Skender Vakuf等地关在营地里的许多难民。”

4月-7月

据Tuzla的伊玛姆Efardi Espahic说,Bratunac的伊玛姆Mustafa Mojkanovic在镇足球场上几千个穆斯林妇孺老弱面前受到酷刑。塞尔维亚警卫命令伊玛姆自己划十字,遭到Mojkanovic拒绝,他们就殴打他,往他嘴里灌木屑和啤酒,然后割开他的喉咙。

萨格勒布的穆斯林穆夫提Sevko Omarbasic指出,到7月底,塞尔维亚人已经处死了37名伊玛姆。(纽约《新闻日报》)

4月中

穆斯林士兵从Gorazde的Drina旅馆把塞尔维亚人的尸体运去附近的河里。一个原在旅馆工作的妇女说,有些尸体残缺不全,断手少脚。她还看见一个尸体双眼被挖。(国务院)



据目击说,一个名叫 Zekovic 的塞尔维亚人被穆斯林俘虏。他被迫在 Gorazde 裸体游街,在路上爬行装狗叫。后来他遭到毒打,然后被处死。(国务院)

Adil的两个兄弟 Salko和Arif Umerovic据称也跟他一起在Goradze杀害塞尔维亚人。(国务院)

### 对俘虏施酷刑

- 5月-6月 一名52岁的波斯尼亚穆斯林教士于5月16日被塞尔维亚宪兵逮捕,后来获释,5月29日或30日又被一队塞尔维亚民兵抓住;他当时藏身于树林中,他在Omarska拘留营中关押了75天,在此期间他经常遭受拷打,直到流血为止。这位教士在拘留营中目睹多次公开拷打和性折磨。他说,卫兵逼迫几名男子相互性交,卫兵还砍掉一些俘虏的手和阴茎,作为惩罚或威吓其他人(国务院)
- 5月16日 Bosanska Kostajnica一名52岁的波斯尼亚穆斯林教士于5月16日被塞尔维亚宪兵逮捕。他遭到卫兵用枪托、鞭子和警棍殴打,背部三根肋骨和胸骨骨折。他的上鄂前齿全被打落。(国务院)
- 5月 同21名其他波斯尼亚人一起被关押在Rudo拘留营的一名35岁的Rudo穆斯林难民于9月18日告诉一名美国外交人员说,该拘留营的所有男子都经常遭到殴打。人们常常从房间中被提去审问,回来时已遍体伤痕,有些人的耳朵、手指或鼻子被割掉。(国务院)
- 5月 据萨格勒布的“Globus”周刊报导,今年5月,塞拉热窝以北穆斯林居住的Brezovo Polje镇中四十名年轻妇女遭塞尔维亚士兵欺凌和多次强奸。美国驻萨格勒布领事馆报告,这篇报导中有足够多的姓名、日期、地点和其他具体资料--包括被引述讲话的受害者的照片,因此这篇报导似乎是可信的。(国务院)

记者Roy Gutman写道,这些受害者告诉他,这次大规模强奸的准备工作从5月17日清晨便已开始,身穿军队制服并带着面罩的塞尔维亚士兵纷纷走下小型面包车,将Brezovo Polje的穆斯林赶到一处,进行“种族清洗”。大约1 000名妇女、儿童和老人被塞进八辆公共汽车,在乡间开了两天,并在武装卫兵的监视下,在Ban Brdo的一个停车场被拘留四夜,没有食物或饮水。据报导,每天夜间士兵用刀尖逼迫,将妇女带下汽车,到一个不知地名的地方。最后,这批人到达了Caparde,大约50名Zeljko Arkan的追随者将年轻妇女同她们的母亲分开。强奸的受害者“年龄为15岁至30岁,身体健康,衣着整洁,举止温和。(纽约,《新闻日报》)

#### 虐待拘留中心的平民

- 8月-9月 8月底和9月初,欧安会Thomson特派团访问了21个波斯尼亚拘留营。  
“营中的情况大体上是悲惨的。冬天的情况不堪设想,因为有些拘留营位于露天草地上。其他拘留营则没有水和暖气,人们在混凝土上铺一点干草躺着。营养不良,医药服务恶劣,卫生情况不佳,这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人们终日害怕被打或从脑后枪杀。冬天来时,生病和老年的俘虏可能冻毙。”(Thomson特派团报告)
- 6月 在Trnopolje 营被拘留的一名16岁穆斯林在被强奸三次以后问强奸她的塞尔维亚人:“你干什么?”他回答说:“你们的人也这么对付我们。”放走这个少女以后,他和同伙的人至少又回难民营两次去找别的少女。有其中一个少女一夜里被12个人轮奸,到清晨3时30分才回营。(纽约Newsday)
- 5月 来自Prijeedor附近Trnopolje的一名23岁波斯尼亚穆斯林是于10月5日在克罗地亚境内从前的一个被拘留者转移设施接受一名外交官员访谈

的。他于 5月22日因为受到波斯尼亚北部的塞尔维亚种族清洗活动而被迫离家。在邻居家住了两星期后，于6月9日被抓到Trnopolje拘留营。

他说，被拘留者偶而获准离开Trnopolje营半小时至一小时去树林中寻找食物。他解释说，被拘留者获准外出时总是必须留下一个要紧的物件。如果他晚回来，就会被打、被杀。如果不回来，一被找到就会立即被射杀。

这位曾被拘留的人说，他被拘留一个月后，在营外约三百公尺处的树林中发现他一位友人的尸体。这位友人的喉咙被割断。早些时候这名曾被拘留者看到其友人被一名叫Dragoje Cabic的警卫带走；他形容此人是Trnopolje虐待最严重的警卫之一。Cabic经常打人，而且打得极残酷。他在发现友人尸体的三个星期后又在树林中发现友人兄弟的尸体。

这位曾被拘留者指认该营的指挥官是Slobodan Kuruzovic少校(国务院)。

5月

来自Kozarac村的40岁波斯尼亚穆斯林是于10月5日在克罗地亚境内从前的一个被拘留者转移设施接受一名外交官员的访谈。他叙述了塞尔维亚非正规军队如何攻占了该村，如何严重虐待和杀害很多村民。

这位见证人说，5月24日，非正规军队进入该村，一路以坦克和枪进行射击。他们只受到简陋武装的村民的涣散抵抗。村民经过全天战斗后终于被迫投降。战事之初，他帮助疏散儿童和老年人。他把140个儿童和80个老人藏在村中一所房子的地下室内，后来开始带他们穿过树林向克罗地亚边境疏散。起初有一个响导，但此人后来把他们丢在树林中自己逃走了。在树林度过一夜以后，这群人获悉村里其他人都投降了，这位见证人决定他们也应出去自首，因为这是保证安全的最佳希望。

同样逃进树林的几群人在树林中集合，一起投降；总共约有3 000人，主要是儿童和老人。

见证人说，这群人由树林走出到称为Carsija Ulica的路上，每隔五十人高举一面白旗。他们遇到由见证人的一个邻居Zoran Karlica指挥的三辆坦克。尽管有白旗，坦克还是对这群人开了火，使许多儿童被杀。

其后不久，见证人被带上一辆大汽车前往Keraterm营；汽车停在营门口后，他们120个人就在车上度过两夜，没有新鲜空气，也没有水。第三天，男人排成单行下车，受到塞尔维亚士兵用警棍打他们的背和四肢。这群人在Keraterm住了两夜。第三天清晨一时，见证人和许多其他男子被带到大汽车上受命令把头低下，然后被车带到Omarska营。

该证人在Omarska度过了77天，他在那里受了八次审讯和拷打。有一次，他的手脚都被捆绑，双手被吊在一个钩上，人被提高地面。他遭到好几个警卫的拷打，他们使用了枪柄、粗电线和自制棍棒，棍棒上有带尖钉的小金属球。该证人说，他受到残酷拷打昏迷，醒来时已在一滩血泊中，他只能用自己的血来湿润自己的嘴。

该证人说，一名来自Kozarac和拥有一辆“Suzuki”牌摩托车的穆斯林男青年在其他俘虏面前遭到酷刑折磨。他被毒打得遍体鳞伤，牙齿也被打掉。警卫们然后用一根电线的一端紧紧地缠绕住他的睾丸，并用另一端绑在该受害人的摩托车上。一名警卫骑上摩托车飞驰而去。

该证人说，该拘留营的警卫在进行一阵当众拷打之后，会把酸水倒在俘虏的新伤口上，然后看着这些俘虏疼得尖声喊叫而大笑。

该证人说，Omarska的俘虏们在被圈赶进吃饭地区时必须经过一片旷野地。他说，每天早晨总会有10至15具新的尸体被扔在那块地里。当俘虏们经过一列警卫而涌入吃饭地区时，警卫们会绊倒他们，然后用警棍

和粗电缆殴打他们的背、四肢和关节部位。俘虏们每两天得到约100克面包和一小杯带有一点米饭或土豆的汤。该证人在他的77天囚禁中从86公斤降至52公斤。

该证人描述了该拘留营在第一批记者到来之前做的准备。一个睡房的约二百人被移到已经拥挤的另一房内。他们被命令把头低下,保持在窗户平线以下,并不得出声。屋里的地方仅够这些人胸贴膝盖地坐在那里。另一房间被清扫干净,来自Keraterm的三十名新俘虏被关进那里,开放给记者们观看。

他只能点出Omarska拘留营六名警卫的名,但不知道姓: Neso(曾在Kozarac的S u shi Brod区内Sretno饮食店工作)、Ritan、Uros、Daja、Gruban、Zeljko(大概是该拘留营的指挥官之一;开一辆绿色的梅塞德斯牌汽车)(国务院)

五月下旬 一名穆斯林难民--肉商,年纪约四十出头--被拘在Brcko外的Luka拘留营27天,其间他看见约20名士兵在一名妇女的孩子及其他被拘留者的面前强奸该名妇女。九月,他在维也纳一名美国外交人员的访谈中称,人们都知道,几乎每天都有女孩子被抓,被带到军人俱乐部遭强奸。以后这些女孩就“失踪”了。(国务院)

4月12日至28日 一名来自萨拉热窝、33岁的波斯尼亚穆斯林难民--职业为机器技术工--和她的两名孩子在Banja Luka附近的Manjaca拘留营被扣留了16天。9月25日,在萨格勒布的一名美国外交人员的访谈中,叙述了她第一次受审讯的情景:该拘留营两名塞尔维亚警卫--他们称彼此为Todor和Srbo--殴打她,并用赶牛刺棒烧她的右大腿上部两次。他们在她两个孩子--一个12岁女儿和一个9岁儿子--面前强奸她。此后她流了很多血。她的女儿被强奸两次。(国务院)

肆意破坏和毁坏财产

- 5月29日 5月29日塞尔维亚人袭击Prijeđor, 毁坏了具有数百年历史的Prohaska清真寺和St. Joseph's罗马天主教堂。(纽约《每日新闻报》)
- 4月至7月 Foca城里及周围的所有14座清真寺均被摧毁, 其中彩色的Aladza清真寺建于1550年; Foca附近建于1448年的Ustikolina清真寺也被摧毁。Mostar城内的十三座清真寺均被摧毁, 都是建于1528年至1631年间。根据萨格勒布伊斯兰社区的负责人说, 4月至7月底, 共有200所清真寺被毁, 另有300所遭到损坏。苏黎世的波斯尼亚研究所估计, 在塞尔维亚占领地区, 90%的清真寺都已被毁坏。(纽约《每日新闻报》)

其他, 包括大规模强迫驱逐和放逐平民

- 10月6日 塞尔维亚人强迫几百名回教徒(至少六部汽车的人)离开位于Banja Luka东南的Kotor Varos区。此外, 他们向Kljuc的回教徒下了最后通牒于10月6日早上之前离开该区, 这个限期后来延至10月8日。(国务院)
- 10月3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主席于10月3日说“红十字委员会相信, 在“种族清洗”政策的掩护之下, 在各方控制的各地区内成千上万的少数族裔成员仍然受当地按照歧视性意识形态采取的镇压措施所摆布。(红十字委员会新闻部)
- 9月29日 在Vojvodina北方的Subotica镇, 塞尔维亚激进党区域主席Bozidar Vujic宣布, 该党已组成一支准军事组织“将把所有不承认塞尔维亚及其政治和领土完整的人清洗出Subotica”。据称塞尔维亚激进党领袖Vojislav Seselj分发武器给Vojvodina的塞尔维亚农人, 这是设法把其他民族逐出的序幕。(国务院)

- 9月25日 350 000名萨拉热窝平民中约80%缺电和缺自来水。当地塞尔维亚指挥官屡次不许水公司人员进入塞尔维亚人控制的地区修理抽水机、清理过滤器、或补充氯。没有氯,工程师无法防治日益严重的水传播流行病的威胁。Trebevic山上通萨拉热窝以外地区的电话中转站三个月前被塞尔维亚部队切断了。(《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
- 7月至9月 Banja Luka 的30 000名回教徒一直受到轰击、殴打、和审问的恐怖胁迫,已有126名回教徒死亡。当地的战争危机委员会头子Radisav Brdjanin 于9月初在电视上说,Banja Luka只有空间容纳1 000名回教徒,其他的29 000人“无论如何”都要离开。”(《华盛顿邮报》)
- 6月 塞尔维亚部队包了一列18个车厢的火车,企图把波斯尼亚Kozluk的全部居民(约1 800人)放逐到匈牙利,但是匈牙利拒绝接纳他们。在车上四天之后,这些村民被送到Palic拘留营。他们被告知“这是种族纯洁的塞尔维亚区域的一部分,不方便在关键的道路交叉点上有一个回教徒村。”(纽约《新闻日报》)
- 3月18日 Goradze的一名塞尔维亚妇女住在一个族裔混居地带,在“回教徒恐怖分子”向她家中丢一颗手榴弹时丧失了右手。(国务院)

-----